

新體詳註

第三冊

古文評註全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訂詳 古文評註全集 卷六

渠陽劉豫庵先生鑒定

錫山過 上元黃 越際飛 選評 嶺南會 龐雲燦瀧洲 全訂

陳情表

李密字令伯蜀人父早亡母更適人見養於祖母及長以孝聞曾事蜀後主為尚書郎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欲終養祖母故上表陳情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膳

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險艱辛也釁禍罪也閔憂也謂父憂也言以賦命艱辛於夙昔初生時即遭閔天不弔之凶也

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

背音倍棄也生纔六閱月其父即見棄而死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年僅四歲家貧無以為衣食業為舅者早奪母守節之志而更

適他人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感音閔痛也斯時祖母痛臣孤弱一寒一暑躬為撫視一飲一食親為調養使臣無父而宛如有父無母

而宛如有母者祖母劉氏也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

使臣生而強健猶可稍寬顧復之心奈稟質疴羸孩提之年又多疾病至于九歲尚不能行其撫養

不倍加勞瘁乎 零丁孤苦至於成立

今雖僥倖至于成人矣然回想從前其零丁孤苦之狀賴誰鞠育賴誰扶持則祖母之恩罔極矣此見孫不可無祖母

四語盡 出一箇 孤子便 有吳天 罔極之 意後述 前病見 孤病見 其母撫 祖之恩 養之忘 不可忘

既述家 無次祖 又述久 母病奉 見侍今 不自奉 始秀才 按第最 科非如 高世學 後中稱 校使也 員才也 秀才也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鮮上聲祚福也承上言臣母見幼孤無依則賴諸父而臣則既無叔伯矣

又每見隻身無助則思手足而臣又終鮮兄弟外此所望者臣之兒息也不幸門戶衰微福祚寒薄雖有兒息得之甚晚將何賴乎

外無奉功強近之親。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

凡喪服之制週年之服謂之朞九箇月之服謂之大功五箇月之服謂之小功強是有勢力者近是強近者謂外求之戚屬即朞功強近之親可以倚賴者無有也不得已而內求之僮僕

即五尺之童可供應對者亦無有也

煢煢子立。形影相弔。

煢煢孤獨貌惟臣一身煢煢孤獨子然以立但以臣之形

與臣之影互相弔問而已

而劉夙嬰疾病。嘗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臣之孤苦如此雖欲報劉之罔

極而無以為報况劉老矣在夙昔時已嬰疾病嘗困臥于牀蓐之間臣朝夕侍奉湯藥未嘗廢棄而暫離寧今日而忍廢離耶此見祖母不可無孫

逮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

舉過一次

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舉過兩次聖朝謂晉也逵與榮並刺

史名臣之侍疾蓋自向日而已然矣及奉聖朝又得沐浴于清化之中前蒙太守臣逵推陛下愛才之盛心察臣以為孝廉後蒙刺史臣榮廣陛下求人之至意舉臣以為秀才遭遇不可謂不隆焉寧敢固辭

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

辭過一次謂念祖母劉無人主奉供養之事是以辭而不赴養去聲

曾詔書特下。拜臣

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除拜過兩次洗馬東宮官名太子出則直前驅以其孝故除太子官欲其以孝輔太子也洗音選

猥以微

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又辭過一次猥鄙也東宮

敘自己
進退之
難

曹丕為
魏孫權
為吳劉
備為蜀
國請之三

太子宮也臣蒙選召駭而自揣臣何人洗馬何職乃猥以微賤欲當侍奉東宮之職竊思東宮國本之所繫非臣甘斷落其首所能上報萬一臣因具表上聞辭不敢就此臣之至情也

詔書

切峻責臣通慢

不允辭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

詔書急切

而又嚴峻既責以逋逃覆載又責以怠慢朝廷于是郡縣恐臣獲罪朝夕逼迫催臣上道州司奉命急公臨門促裝其急有如星火

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

病日篤

情既不忍

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不能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臣再四思維意欲仰奉明詔奔馳而赴則以劉病日加危篤何忍遽離其左右將欲苟順骨肉之私情以仰辭恩詔告訴

之郡縣郡縣又不許令臣進欲效忠忠尚未卜而先以忘親為不孝之子孫退欲盡孝孝何敢言而先以拒命獲不忠之罪戾事在兩難之際豈不實為狼狽哉

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

漢文帝短喪以來皆以日易月至晉武始復三年之舊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故臣之衰老者猶蒙推一本之仁恩矜憐而養

育之不强使仕使其子得盡孝養之情

况臣孤苦尤為特甚

况臣以孤苦之人親老當養無可旁貸尤宜矜恤

且臣少事僞

朝歷職郎署

事蜀先主官至尚書郎但僞朝二字後儒多訾毀其謬人皆惜焉不知當年三國自陳壽作志以來二千餘年皆以魏為正統即涑水通鑑亦因之魏既為正則蜀

吳為僞不待言矣至紫陽綱目方改蜀為後漢令伯在晉武時何知後世有帝蜀之說乎使紫陽仍涑水之舊則至今正僞尙未能明吾知後儒必無此責備之論矣楊升菴雜著云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

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字乃晉改之以入史耳荒者僻遠之意較僞字甚優特附載以廣見聞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臣出仕之本意不過圖宦達以榮顯

原非自矜名節
擇主而事之人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

言不就
職之故
實非高
尚名節

冀。俘音孚。伐國取人曰俘。謂蜀為晉所滅也。拔擢除郎中洗馬也。盤桓不進貌。謂既圖宦達。今當廢棄之餘。忽奉除拜。真沒世之鴻恩。豈敢故意盤桓。希冀名節。而有擇祿而就之心。但以

說得動
情令人
酸楚

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薄迫也。日沒于西。故曰西山奄奄。將絕也。臣之苦辭。詔命者非

有他也。但以祖母劉桑榆景暮如日之薄于西山。光陰有限。其榮衛之氣與呼吸之息不幾奄奄。欲盡乎。况人之壽命至危。而又至淺。若劉者。朝之生不能慮其夕之死。臣安敢遠離哉。臣無

言不能
相離之
故

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

以區區不能廢遠。言臣之命原藉祖母撫養而活。祖母之命今需臣侍奉而延。二人迭相依以為命。所以區區之心不能廢養而違去也。臣密今

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

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鳥孝鳥也能反哺其母。此以年壽較之。見終養之後仍不礙其報國。惟審所緩急。則忠孝可

以兩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指前太守達後刺史榮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僂倖

卒保餘年。願陛下矜愍臣之愚誠。俯察臣之微志。許臣終養。庶使祖母劉蒙僂倖之恩。卒保其殘年。則臣之心無遺憾矣。臣生當隕首。死當

結出終
養乃通
篇主意

結草。

魏武子病以嬖妾嬀其子顯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卒顯曰寧從治命而嫁之後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妾

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過商侯曰直據真情聲淚俱下讀十二郎文而為之嗚咽讀出師表而為之感悟嗚咽其動乎情者也感悟其發乎性者也斯文歷敍生平辛苦亦嗚咽亦感悟其入人之性情者深歎

蘭亭詩序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晉名臣也與謝安孫綽郗曇魏滂及王凝之渙之玄之獻之輩為修禊之會於蘭亭一時傳為勝事羲之因作是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永和晉穆帝年號癸丑永和九年之甲子也暮春三月也會齊集也會稽山陰浙東名勝之地脩禊謂于上巳日臨流洗濯以祓除不祥晉之風俗也會稽之會音貴禊音係潔也羣賢畢

至。指謝安孫綽郗曇少長咸集。指王凝之渙之玄之獻之輩九人以其皆王家子弟故但稱少長不便稱賢此二句敍出會中之人通篇眼光在此八字

少去聲。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高朋勝友韻士文人萃東南之美矣况其地有山而山非蔓衍蓋崇山也其地有嶺而嶺非平坦蓋

峻嶺也又有林馬而森蔚可稱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激湍波流激湍之貌映帶謂

茂林有竹焉而參差可稱脩竹竹也又有流焉而澗然以清又有湍焉而激洄如激尤喜其不遠恰映帶于蘭亭之左右此敍出所會之地有山川之勝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

就會地
上趁筆
敍出飲
酒殊不
費力

為蘭亭
作序卻
先從其
時其事
說起以
敍所以
會之故

又就飲

流觴曲水使水曲流置酒杯于上流而受飲也時好事者遂引以為曲水而流觴焉景

雖無

酒上出

次。物幽秀如此若在堂上俗飲便非高人行徑因與羣賢列坐其間曠覽當前之風景

賦詩來

絲竹管絃之盛。妙在插此一句。一觴一咏亦足以暢敘幽情。為樂而高則不

力不費

必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而與之所至滿引一觴情之所觸揮毫一咏亦足以暢敘吾輩之高逸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以昭明

和風也謂時常春暮正所謂困人天氣也而是日獨不然天則朗而氣則清兼之惠風和而且暢使人精神澹爽此敘所會之日有風景之佳以為俯仰觀察伏脈

兩字原

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仰而

謂是日

能觀宇宙之大俯而得察品類之盛俯仰既有得則所以遊其目而騁其懷者足以極視聽之娛矣較

偶如是

之沉酣于聲色貨利者不信可樂也樂字為下感慨痛悼等字伏脈此兩段內須看他寫妙地以此地

也若云

二字領寫妙天以是日二字領最明整。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始發胸中之感。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

雲無何

之內。謂羣賢之樂蓋于俯仰間有所得也然思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有舍躁趨靜一流人倦于涉

亦拘人

也於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領受必因寄所託而放浪于形骸之外。雖取

舍萬殊靜躁不同。不必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

老之將至。雖或取或舍或靜或躁萬殊而不同吾不能辨其孰是孰非誰得誰失然當其或取或

舍或靜或躁而欣于所遇雖不過一時暫得于己而快然自足然推其自足之情賢愚

大小一樣得意若不知老之將至者此見樂事未有無散場之時當境者必不能省悟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

矣。及其情之所往久而倦生則所快之情即隨不快之事一

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

陳迹猶不能不以此之興懷

言情隨事遷之時回想向日之所為欣然者覺一俯一仰之間為期甚近而所樂者已為故迹不可復問矣此情事之小

者也猶不能不以此興感慨之懷

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脩長年也短壽天也况長年之與短天各隨造化必有終盡之時古人有言死生

每覽昔人

興感之由若合一契

古人亦只畏生死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承上言無

數古人興感於死生既合一契吾獨何人又能超然故每覽古人此等之文往往嗟悼不已亦不自解其何故也喻猶曉也

固知一死生為虛誕

佛家之說

齊彭殤為妄作

道家之說彭祖壽八百歲殤未成人而死者莊子云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天言我之情既如此則所云死生一致彭殤齊年者自是不近人情之論

故曰虛誕妄作看此四字分明謂且撇去二種閒話也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古今之人同歸于盡後之視今不見今人亦猶

今之視昔不見昔人也能不悲乎

故列敘時人

敘在會之姓名應上羣賢畢至二句

錄其所述

錄在會所賦之詩應上一觴一詠句此是通篇眼光

與前八字相應

雖勢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

應上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句

後之覽者亦

將有感於斯文。

應上臨文嗟悼句覽即前每覽之覽字文即前臨文之文字言後人獨不畏生死哉然則覽我斯文亦當同我斯感因此一結遂令直至今日我亦欲哭

過商侯曰：蘭亭之會樂事也。從樂處突發出無數感慨。無窮妙理。見駒隙如流。勝事不可多得。當與春夜宴桃李園序參看。逸思高致。若出一人之手。此題孫綽曾作後序。則右軍此作乃其前序耳。而坊本訛之為記。不亦重可笑乎。

歸去來辭

陶潛

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爲彭澤令時郡守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嘆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作此辭以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諡靖節處士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蕪荒也胡何也今者自爲商確之意就彭澤言謂之歸去就南村言謂之歸來故合言之曰歸去來陶公作令彭澤

僅八十三日其雖田園未久故曰將蕪猶幸其未盡蕪也若再遲滯不決恐既蕪之後無以爲歸計矣故云胡不歸也此俱是託言蓋傷晉將亡而不願仕宋之苦衷也

既自以心

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惆音抽悵音唱悲愁貌人之身心每因時變就予之爲令思之簿書鞅掌百憂交集則此心不能自主反爲形體所役使然此誰役

之實自役之也既自役之則自作自受又何爲不若他人之安於爲令而獨悲愁而欲歸也此一解歸計初決看他胡字奚字一片自怨自艾固知古來高人亦無縱心之事悟已往之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予之惆悵欲歸者蓋悟前此悔恨無及今且回頭未晚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

此篇一韻爲一
段凡五
段讀者
須認此
意

問得妙
恨得尤
妙

昨非。迷字承上不諫可追來言居官者猶人錯走路頭幸僅八十三日雖錯未遠回轉最易也覺字承上悟字知字來與迷字對針至此見得是非較明止有歸去一著為上策餘無一是也此二

解歸心之暢。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解任之後歸而舟行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

光之熹微。此歸而陸行也征夫路上行人陸行多歧與舟行不同故問前路晨光熹微言早甚也見之明故歸之決歸之決故行之早因難問路故以晨光熹微為恨坊本謂比晉室暗

昏何說此三解分敘。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載則也脫然而歸遙望故里之衡門屋宇欣喜而奔也僮僕歡迎稚

子候門。稚幼也當其退也僮僕聞王人之歸則欣然而遠迎方欲問稚子而稚子已伺候于門首矣此四解到家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人

粗安未知田園何似急流覽三徑雖若蕭條而就荒而石上之松籬邊之菊猶有存者是荒而未盡荒也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喜而攜幼以入室自分室中一

無所有矣不意尚有酒而盈樽此五解所需裕如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如此大足矣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眄音面視也柯樹枝也怡悅也既有酒則他何足問且引壺

觴以自酌况庭樹垂垂相為掩覆亦聊眄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為

五斗折腰久矣今喜歸來雖無五斗然倚南窗可以寄不折腰之傲雖曰衡宇然私自忖度即容膝之小亦足以安居此六解受用寬然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荒園何趣惟能日日游涉自成佳趣又喜無人往還門雖猶設而終日閒閒若常關者然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

游觀。憩音氣息矯舉也扶老謂策杖以扶老也憩而曰流無定位也觀而曰游無定方也身既周於園之中目又極於園之外何等自在無拘此七解莫往莫來雲無心

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岫音就山之有穴者還讀旋此竟日涉園至將暮之景也二句只就現前所見而言有萬物靜觀皆自得之妙

景翳

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景古影字翳翳陰也撫攀也盤桓留戀也言天色漸昏自遠而近不可遙覽惟撫松盤桓未忍捨去見園中之成趣無盡

而樂亦無盡也此八解隨時不違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

既已歸矣至此而重提歸去來者前是未歸而決計於始此是既歸而矢志於終也

今既不仕而歸矣請自今以往凡世人往來交際之事一槩謝絕

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遺棄也駕言駕空之言也復去聲焉

音烟交游既絕則世自我自我兩相遺棄矣以不合時宜之人而復駕言交游之事其意又何所求哉此九解與世永絕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

以消憂。言情話則絕口不談世事可知雖憂世之心未能遽忘但以琴書為樂尚友古人不待排遣而自消矣

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

事於西疇。

一井為疇有事謂耕作也此十解靜觀自攜以下至末皆敘農事之樂應篇首田字

或命巾車。

巾車有幕之車謂車行向西疇也

或掉

孤舟。

掉音調搖也謂舟行向西疇也

既窈窕以尋壑。

窈窕深長貌整澗水也謂舟行之所歷也

亦崎嶇而經丘。

崎嶇不平

貌謂車行之所歷也此十一解縱心自在

木欣欣以向榮。

欣欣生意貌謂車行之所見也

泉涓涓而始流。

涓涓水流貌謂舟行之所

見也三句皆從春及二字生來

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得時指木與泉言前此木已零落春及則生意萌動故向榮向者趨于榮

向未能榮而有榮之機前此泉已互結春及則東風解凍故始流始者甫能流尚未盡流而有流之機皆得時使然豈不可羨若吾乃當與世相遺之時自茲以往而畢生之功名事業盡付委謝觸物興懷

與萬物同其樂何快哉

若八字
爲句便
不成句

突然而
起超甚

能無感乎此十
二解指物呈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言雖一時觸物與懷但念及人生有

盡寄形于世去留莫必何不將此心放下聽其自然乎去留即死生也死生可忘何事不可已胡爲乎遑遑句欲何之言何苦役役用心欲何所往乎

此十三解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言形之留也欲用心往求富貴則富貴非吾願矣胡爲乎遑遑哉帝鄉二字出莊子謂上帝所居即仙宮也言我不願爲官亦不能爲仙惟能爲下文所云而已懷良辰以孤往或植仗而耘

耘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耘籽除草也皋田也春事起東故曰東皋舒緩也嘯咏也言富貴帝鄉皆非所望惟有適我性情已

耳故良辰喜往則獨往焉可也耘籽及時則植杖耘籽可也登東皋而豁然則舒嘯可也臨清流而自得則賦詩可也此四句是委心處聊乘化以歸盡樂夫

天命復奚疑化即天命也歸盡正是任去留之義復奚疑是歸來一著見得明擊得定放得下也此十四十五解言既不爲官亦不爲仙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

過商侯曰先生豈是一味吟風弄月與塵尾清談者比蓋因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俱不可問故託五斗折腰之說解組歸田看篇中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二語微意已見

辭義蕭散雖楚聲而無怨尤局蹙之病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在士農工商之外者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

號焉。此先點出五柳先生來歷閒靜少言。不慕榮利。仕晉止八十三日後不改仕宋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此段寫先生之性情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

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此段寫先生之嗜好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室廬淺狹環遶也堵土牆也蔽猶遮也裋褐穿結。衣不完簞瓢屢空。

食不足晏如也。此段寫先生之安貧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此段寫先生之自適贊曰。總而論斷黔婁有言。黔音虔黔婁姓庚齊隱士威王師之不戚戚於貧賤。證傳中家貧晏如何

不汲汲於富貴。證傳中不慕榮利句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味黔婁之言其庶幾五柳先生之流乎啣觴

賦詩以樂其志。證傳中飲酒為文章自娛句啣音咸以口含物也觴酒杯也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

歟。自命義皇上人非晉宋間流品無懷氏葛天氏太古時二帝

過商侯曰：此傳即先生自述。試把先生行履與此傳相印證。其一種瀟灑奇邁風度。宛然恰合。

結二句與起句相應

北山移文

孔珪

孔珪字德璋浙江會稽人少游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彥倫隱于此山後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故德璋乃假山靈之意以文移之使不得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起四語
點明題
意

吾方知
之固亦
有焉三
種人是
題前纔
筆尙未
說入實
事也

豈其以
下轉入
正意先
虛影起
周子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此假山靈而言也鍾南山有草堂高士隱居之處周顒向隱于此英靈皆言其神也馳煙驛路勒移山

庭。煙即氣也驛傳驛也勒刻也移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謂山之英靈遣煙嵐逐路刻令移文于環山之庭如下文所云也夫以耿介拔俗之標。標表也

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度音杜法也則也方比竝也干青雲而直上。凡有所犯而求之者曰干

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飄然世外一種人無參差反覆者方可引爲知己然此等隱者吾方知其必不可得矣若其亭亭物表。皎

皎霞外。亭亭高聳貌皎皎潔白貌表外也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芥草芥也屣音徒小鞋之無跟者脫言易

棄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高潔之人視如草芥脫屣而已不盼不顧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值薪歌於

延瀨。蘇門先生遊于延瀨之地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薪者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瀨音賴固亦有焉。此是生而

高潔能不爲富貴所動一種人亦不失爲隱者然此等隱者世亦有之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蒼深青色淚

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絲而泣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歧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謂其無一定之志也乍迴

又觀四

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謂其人暫避迹向山中而心猶染于塵俗初雖節操堅貞後乃同流合污此等隱者何其欺誑人世一至此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入山。賣薪以供飲食。仲長統性儻州郡。召請輒稱疾不就。謂世無此等。人山中便覺寂寞。千載以來無人賞識。此以見真隱原難其人。阿同窩功曹即吏目也。世有周

子周子名頤字彥倫此方點出文中所移之人。雋俗之士。雋俗俗中之雋秀者此謂其品則好醜參半既文既博。亦玄亦史。

既斐然有文復淵然以博亦造乎揚子之玄。亦兼乎腐遷之史。此謂其才則仕路咸宜。然而學遁東魯。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聘焉闔曰恐

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習隱南郭。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謂頤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

堂濫巾北岳。竊盜也昔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習竽者列之三百人中以吹竽食祿宣王崩後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僭也北岳即北山也

巾隱者所戴之冠謂頤盜居草堂濫服幅巾。道遙乎北山之間。宛如南郭東魯者流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松桂雲壑認道真正是箇隱者誰知被他

欺騙了也。雖假容於江皋。乃櫻情於好爵。皋澤也櫻繫也江皋隱遁處好爵人爵也此所謂乍迴迹而心染者其始至

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于穎水之濱時有巢父牽犢飲水問其故由以實告巢父曰子若處深

山窮谷誰能見。子是欲求名譽者。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此二人實是真隱。周顛初至北山將欲排之。拉之。自以為皆不如我也。排斥逐也。拉音臘。推擠也。父讀甫。傲百世蔑

雋俗二字同稱。便見是兩截人。妙絕。此處點出周子隱北山行徑與起手鍾山草堂二句相應。其始至也。四將。始起。將。前日。周。子之行。徑。作。一。

頓折文
情最爲
開展排
句文中
有此方
爲流動

此段寫
假容之
謂順之
初志如
此應上
先貞二
字

逐層摹
寫情事
俱出此
段寫櫻
情好爵
之狀應
上後讀
二字

王侯。將前古之高隱當世之王侯俱不放在眼中傲蔑皆輕薄之意風情張日。霜氣橫秋。謂其情如風之障日其氣如霜之橫秋高傲之至也張同

障。或嘆幽人長往。羨其一往而不返或怨王孫不遊。怨其貪戀于富貴談空空於釋部。覈

玄玄於道流。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即佛家之經典也玄玄玄之又玄也道流即道家之老子也談議論也覈考也謂顯汎汎百家留心釋道永爲世外之閒人矣務

光何足比。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謀後以天下讓光不受而逃涓子不能儔。涓子齊人懸于岩山之下涓音捐儔音稠類也及其鳴

騶入谷。謂捧詔書車馬入山也騶音鄒鶴書赴隴。謂鶴頭帶徵辟之書而至隴上也隴田之高處形馳魄散志變神動。謂

詔書來下不覺形爲之馳趨奔走不遑也魄爲之驚散喜出望外也而且志爲之變不能守也神爲之動不自持也至此而顯之初心頓改矣爾乃眉軒席次袂聳

筵上。軒舉也袂音妹衣袖也聳高也眉揚于席袖高于筵皆得意之狀焚芰裳而裂荷衣。芰裳荷衣是隱者之服今皆焚裂之芰音忌即菱葉也焚燒也

裂分。開也抗塵容而走俗狀。謂容貌舉動間無非是塵俗之氣抗舉也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

悽愴憤咽皆怨怒貌咽同噎。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謂顯應詔出山把平日山林俱已置之度外故此等雖無情之物見山人

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縮黑綬。紐結也金章銅印也縮音管繫也綬即印鬚漢制秩六百石以上者皆銅印黑綬跨屬城

之雄。謂城郭之大跨駕出其上也屬音祝連也凡物之雄者強故曰雄冠百里之首。謂縣令之尊冠去聲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

出為海鹽令所治之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事業功名從茲起矣

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謂釋部道流俱用不

著矣帙音迭書卷編次也擯棄也法筵即法座也埋塵也

敲扑諠囂犯其慮。

鞭箠之下號呼盈耳惟以執法為事矣

牒訴倥傯裝

其懷。

文卷繁多日不暇給惟以聽訟為事矣牒文牒也訴告也倥傯音孔匆忙迫也裝束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董仲舒集七絃琴歌鄒陽作酒

賦皆逸人之事今皆斷絕矣

常綢繆於結課。

綢繆親近也結課指校士而言此以見所談者非空空矣

每紛綸於折獄。

紛綸衆多

貌折獄謂理訟獄也此以見所覈者非玄玄矣

籠張趙於往圖。

漢張敞為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魯陽令俱有異政遷至京輔都尉籠者籠罩其上也

架卓

魯於前錄。

後漢卓茂遷密令民不忍欺魯恭拜中牟令蝗不入境二人皆賢令此欲架出乎其前

希蹤三輔豪。

漢時將京畿內分作三郡一曰京兆二曰

左馮翊三曰右扶風皆以輔翼京師謂之三輔宣帝以蕭望之試于三輔以考其治民之才累遷至御史大夫希蹤謂希做賢豪之往迹也

馳聲九州牧。

牧養民之官九州言

其聲譽之所及者遠也此謂顯出仕海鹽盡變其初志如此則是巢父許由務光涓子益不以為意矣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落陰白雲誰侶。

我鍾山自稱謂雖有霞月松雲無人作伴落陰即零落也

磻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

延佇。

磻音潤磻戶磻中之石洞也摧絕破敗也無與歸不復得歸也延佇延頸佇立而望也佇音住此見鍾山已空無人矣

至於還飈入幕。寫霧

出楹。

飈音標西風也幕音慕帷幔也寫吐也楹窗檻也此二句寫風霧之出入

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王介甫最愛此四句以爲奇絕蓋其用字全用是推敲出來